



黎明

布里亞金著

新文藝出版社

布 里 亞 金

黎

明

关 予 素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Бляхин
НА РАССВЕТЕ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2 年版本

黎 明

布里亞金 著

关 予 素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登查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205

开本 787×1092 耗 1/27 印張 9 1/27 字数 179,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8) 0.75 元

內 容 提 要

黎明是一部描寫一九〇四年巴庫石油工人大罷工的中篇小說。它反映了在沙皇專制制度下石油業主對石油工人的殘酷剝削與壓迫，以及孟什維克與沙皇政權和石油業主互相勾結破壞工人運動的卑鄙陰謀；但石油工人們在布尔什維克黨的英明領導下由自發的經濟鬥爭轉為自覺的政治鬥爭，粉碎了一系列的反動陰謀，百折不撓地與階級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工人与石油業主訂立了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集體合同——“重油憲法”，這是俄國工人階級取得徹底解放的黎明時分。

作者在小說中描述了一個自覺的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寄人籬下的可憐的孩子，他雖然向往自由幸福，但由於不認識民不聊生的根源，他無可奈何地忍受著一切苦難，一度曾想以自殺來迴避現實的生活。後來經過黨的教育和與階級敵人面對面的鬥爭，他逐漸地明白了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他在完成黨所委託的任務中表現了無比的英勇，在跟沙皇的暗探和憲兵的鬥爭中鍛煉成了一個智勇雙全的革命戰士，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大罷工運動中去。

第一部 尋找幸福的生活

天藍色的信封

是初春時節。

伏尔加河泛濫得很厉害，淹沒了草原和低地。在一望無边的水面上美丽地映照出蔚藍色的天空和那像天鵝絨毛般輕飄飄的朵朵白云。在那沉睡着的水平如鏡的江面上偶尔現出閃爍放光的漣漪——那是一陣微風掀起了水波。大地上弥漫着黃金色的烟霧，天空露出預兆幸福的微笑。

在这春天的早晨，有一艘粉紅色的大輪船“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号往伏尔加河下游雄壯地駛去。船上載滿了貨物和旅客。坐在上面一等艙和二等艙里的旅客都是一些地主、商人和工厂主老爺們；下面三等艙里坐的是家道小康的人士，而普通的“賤人”却坐在最底層骯髒的甲板上，跟草包和貨箱子挤在一塊。

这些疲憊不堪的人，身上盖着五顏六色的破被和麻布袋，一动不动地躺着。

其中只有一个身穿鮮紅色襯衫的鄉下小伙子顯得与众不同。他緊靠着船尾，騎在裝雜物的描花小箱子上，后背倚着干魚口袋，如飢似渴地看着書。他是个十五六歲的少年，圓滾滾的臉龐晒得黑黢黢的，滿臉雀斑，一双灰綠色的眼睛露出天真幼稚的神情。从那頂破帽子的塗漆帽遮下翹起一縷不听话的紅頭髮。一根帶穗的小黑皮帶扎緊了俄罗斯式的斜領襯衫。一条破旧不堪的褲子瀟灑

地搭拉在皮靴統上。

这小子只管埋头看書（這本書他已經看過不止一次了），把人世上一切全都忘掉了：他一会儿皺起眉頭，悶悶不樂，一会儿喜氣洋洋地微笑，一会儿又唉聲嘆氣，不由自主地像孩子似地揪動着嘴唇念起來：

牛虻回頭向那開着口的坟坑望了一眼。

“原……原來牧師大人的想法是，只要把我埋到那兒，就算是把我結果了？也許還要在坟頂壓上一塊石頭，免……免得我在‘三天之後，復……復活吧？不用害怕，牧師大人！我不會去侵犯你們那種廉價表演的專利的；我將和老鼠一般，在你們把我放下去的地方靜靜地躺着。但雖然這樣，我也還一樣要用大炮。”①

小伙子把額頭上的一縷紅頭髮搖晃了一下，說：“哼，給你們個厲害瞧瞧！”他翻到下一頁，繼續低聲地往下念：

中尉向前跨了一步，也激動得有點顫抖了。他從來還沒有發過執行死刑的口令。

“預備——舉槍——放！”

牛虻稍微搖晃一下，隨即恢復了平衡。

……火藥的煙霧消散之後，士兵望着他，看見他仍舊在微笑，用殘缺的手抹去臉上的血。

“槍法壞透了呢，伙計們！”他說着；那响亮而清晰的聲音，把那些可憐的士兵的目瞪口呆的窘態打斷了。“再試一下看！”②

小伙子的激動的低語聲突然中斷了。他用拳頭抹掉眼淚，把書合上。……對，對！他一定要當牛虻那樣的英雄！只要到了城里，找到“地下工作者”就行！到那時候，他一定要立下連牛虻都立不了的大功，——他要刺殺沙皇！他要把沙皇尼古拉第二那個吸

① 引自牛虻第284頁。李俟民譯。

② 引自牛虻第285頁。李俟民譯。

血鬼和他所有的部長都殺死！

于是这小伙子就在設想自己是謀殺沙皇的威風凜凜的人物了。

他想像他在沙皇宮殿里黑漆漆的地窖子里悄悄地往前爬，偷偷地穿过弯弯曲曲的过道，像影子似的沿着宮庭的高牆根底下溜过去……瞧，靠背上嵌着双头凶鷹的黄金宝座就在眼前了。沙皇身披狐裘，手持嵌着十字架的金球和鑲着宝石的雕花杖，像个石头人似的，坐在宝座上，“万惡的皇冠”在头上閃閃發光。公侯、部長、下級警官、憲兵都簇拥在沙皇周圍……一顆炸彈直朝宝座飛过去。忽然霹雷一声，爆炸了，嚇得人們驚惶万狀，哭号声响成一片……

吸血鬼沙皇被炸得血肉橫飛。部長們也橫躺豎臥地倒在地上……

英雄的心房在胸口瘋狂地跳動。他撒腿就跑。士兵們端着槍追他……朝着他后背開槍……他鮮血直流，栽倒在地上。

瞧，這“刺殺沙皇的凶手”已經站在牢獄的石头牆邊。士兵們端起槍來……不，不！他決不允許把自己的眼睛蒙起來！他要像牛虻那樣勇敢地迎接死亡。他雙手交叉在胸前，親自對那些被迫的劊子手們——士兵們下命令（他們哭了）：“不要哭，小伙子們！瞞得准一些……伙計，你的槍怎么掉在地上了？……放啊！”

“刺殺沙皇的凶手”的耳邊突然傳來一声震耳欲聾的汽笛聲。這突如其來的吼聲嚇得他嚷了一声，跳起身來。到了嗎？……不是的，這声汽笛是向迎面開過來的一艘輪船發出的，那艘輪船拍打着江水嘩啦嘩啦直响，由旁邊開過，往伏尔加河上游駛去。

“噢，可是那個東西呢？哪兒去了……”小伙子猛然想起來，連忙去搜自己的衣袋。

臉上露出驚恐不安的神情——衣袋里空空如也！他把衣袋一个个地翻過來。然後摸了摸懷里，往皮靴統里看了一眼——什麼

東西也沒有！

小伙子的臉色發白了。

“糟了！弄到哪兒去了？……呸，活見鬼，我不是把它藏在這兒的嗎！”

他急得滿身大汗，上氣不接下氣，一下子把帽子掀下來，手伸到撕破了的帽里子底下，拿出來一封天藍色信封的信。

“唔！謝天謝地，在這兒呢！……”

小伙子稍微安下了心，像做賊似的，提心吊膽地四處張望了一番。不，沒人監視他。于是他把揉皺了的信紙從信封里拿出來，很細心地把紙上每一個皺紋按平，然後就讀起來（這些熟悉的字句他大概讀了有一百遍了）：

“親愛的巴申卡小朋友！我不辭而別，突然就走了，你可不要生氣！這是因為工作需要……

我認為，你也該參加我們在鄉村里談過的那個事業了。你還記得圖書館嗎？……”

那還會不記得！就在那些時刻里，他初次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充滿着激動人心的秘密和鬥爭的遼闊無垠的世界——他怎么能忘掉那些時刻呢。就是她，薇拉·謝爾蓋耶夫娜使他看到了新的世界，現在她又在召喚他到那兒去，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創立豐功偉績。……

嗯，可是她到底是什麼人呢？她在那兒，在“深深的地下室里”干些什麼呢？……

“如果你有勇氣和自己的姑父斷絕關係，”他往下讀道。“那么就搭最近一班輪船到阿斯特拉罕來吧。謀生的問題你不必擔心，我們已替你找了一些路子，你可以住在我的媽媽瑪麗亞·尼果來耶夫娜的家里。”

“‘我們’是誰？”小伙子皺着眉頭尋思着。“當然是‘地下工作

人員’，是反抗沙皇和上帝的大胆無畏的起义者。而她的媽媽根本不是什麼‘媽媽’，一定也是個女革命家，女謀叛者……噯，快點到阿斯特拉罕吧！”

“嘿，紅頭髮，快到船頭上去吧，看得見城市了！”一個旅客擦着他身邊跑過去，對他嚷了一聲。

少年連忙把信塞進皮靴統里，提起小箱子，向艙口跑去。

城市浴着喜氣洋洋的晨曦，從水底深处慢騰騰地漂浮起來。教堂的金頂，城堡的白牆，成百上千的桅杆和煙囪像在神話里似的，肅穆宏偉地現了出來。輪船和舢板上插的五顏六色的小旗，像一群群的神鳥在空中拍動翅膀似的迎風招展。一股股天藍色的輕煙沖上雲霄。這一切都像是遙遠的幻想在輕飄飄的粉紅色煙霧中模模糊糊地時隱時現。……

少年被這美景魅惑住了，前胸憑倚着欄杆，往前趴着，一個勁兒地盯着那座神奇的城市。他恨不得從船舷上跳下去，用肩膀去推輪船，因為他覺得輪船爬得太慢，像烏龜，像可憐的蝸牛！……快點，快點，到那兒去，到城里去！到了那兒，他馬上就要過充滿着危險和英勇事迹的新生活了，到了那兒，神秘的地下室的門就要在他面前打開了，然後……

小伙子把這個“然後”想像得那麼鮮明，他激動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是的，朋友們，我記得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少年。那是一九〇三年春天的事。我初次自願地離開了我曾度過童年的謝里特連諾村，滿懷着偉大的希望興高采烈地到大城市里去——走進不可思議的新世界。

當時，俄羅斯還痛苦地呻吟在沙皇專制政權的壓迫下，人民剛站起來爭取美好的命運。

這是黎明時分……

寄 人 籬 下

从幼年时代生活中，我們只能記住那些使幼小的心灵遭受尖銳的痛楚或充滿喜悅的事情。而到了晚年，即使是嚴峻而痛苦的童年，我們也会覺得是寶貴的黃金時代，它正如一去不復返的一切往事一樣，充滿着令人感傷的魅力。

我記得：

是一個酷暑難當的夏天。碧空如洗，萬里無雲，熱得喘不出氣來……。我又熱又累，揪住父親的溫暖的手指頭，上氣不接下氣，很費力地在晒得滾燙的沙土上挪動着光溜溜的兩隻小腳。

父親低着頭，一聲不響地往前走。紅褐色的大鬍子像兩個小木楔子似的翹在胸前，通紅的臉被汗水浸得發亮。油漬漬的便帽扣到后腦勺上。不知道為什麼父親的目光一落到我那光亮的頭頂上，他就嘆口氣把臉轉過去。

大江在眼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輪船在冒煙，這是第一艘我能站在緊跟前觀賞的輪船。故鄉的貝果威村遠遠地落在後面，落在光禿禿的沙丘後面了。

一個高個子的干癟的老太婆站在碼頭上接我們。她穿着黑衣服，臉上長着麻子，臉色蒼白。我看她很不服眼。

父親把我的手遞給她，莫名其妙地哽咽着說：

“您好好地愛護他吧，媽媽，不要讓他受委屈，我……一輩子都會祈禱上帝給您祝福的。”

我的心悸動了一下：出了什麼事？

老太婆吻了父親三下，朝着他划了個十字，忽然把我往輪船上拖去。

父親站在碼頭上。揮動了一下便帽。

“再見，巴弗魯沙！好好聽祖母的話！……”

這時我才明白，是出了什麼事，原來是黑老太婆把我從父親手裡搶走了。她想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離開父親和親人，把我一個人帶走！哎喲，多麼可怕啊！……

我拚命地喊叫着掙脫了老太婆的手，奔到慈愛的父親的懷裡：

“爹——爹，我不去！爹——爹！……”

父親把我抱起來，緊緊地摟在胸前，呆了一會兒……又把我送到怒氣沖沖的老太婆跟前。

“去吧，到祖母那兒去吧，好孩子，”他低聲說。“她給你吃麵包、牛奶。”

老太婆用青筋暴露的硬蹦蹦的手指頭緊緊地揪住我的肩膀。不，這回我可跑不掉了，完蛋了！

一聲嚇人的汽笛嚇得我渾身發抖。我嚷得透不過氣來，把頭鑽進了老太婆的黑裙子里。

輪船發出嘩啦嘩啦和吱咯吱咯的響聲離開了碼頭。幾分鐘之後，輪船已順着伏爾加河往下游駛去，船尾後面拖着長長的一條白沫。故鄉的村莊，父親，兄弟姊妹，小朋友——一切都落在後面了，落在火熱的沙土後面，落在洶涌的波濤後面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悲慟：成年人把我騙了。我認為父親不管在碰到什麼災禍和不幸的時候，都會十分慈愛而堅定地保護着我，但他卻親自騙了我：他把我給了這個黑老太婆。而母親呢……已經不能對母親去訴苦了——她死了。她被裝在一個長長的白木箱里送到村里的墳地上去，放進深坑里，我眼看着他們用沉甸甸的濕土塊把她埋了起來。

我模模糊糊地記得我的母親，薇拉·安德烈耶夫娜的外貌。我只記得她那雙深深地陷了進去的大眼睛，痛楚的咳嗽聲，和時常溫柔地撫弄我的頭髮的又細又長的手指頭。一八九一年，“飢荒和瘟疫

疫”蔓延到俄罗斯全國，同時也殘酷地襲击了伏尔加河流域，她就在那時候死去了。我才五歲。

我回憶起那些有关飢荒、鼠疫、霍亂的駭人听闻的傳說。

腦海里清晰地涌現出一張大飯桌，我的父親安德烈·格里果力耶維奇坐在桌旁，把一小塊黥皮黑面包小心而仔細地平分給全家大小，七對貪婪的眼睛焦急地注視着这个艱難的動作。

我的父親是薩拉托夫省的一个貧農。母親死去之后，他变得一貧如洗，沒有力量來养活食指浩繁的一大家人了。父親把我从親愛的家庭里送出去，過繼給生活富裕的姑父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西尼茨基去“扶養”。他很乐意收容一个孤兒，因为他自己沒有兒子，而沒有人干活是不行的。于是“黑老太婆”——姑父的母親——來了，她把我从故鄉搶走（我是这样認為的），帶到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遙遠的地方去。

謝里特連諾是个大村鎮，位于阿赫圖巴河岸上，离阿斯特拉罕一百俄里。村头直通到草原。河邊上有窄窄的一条美好的果園。

村里的居民主要靠捕魚为生，也有些人經營果園和農業。我的姑父是外來人。他为了追逐富裕飽暖的生活，什么事都干过，可是干什么事都賠本。他开过二三年小鋪，那小鋪好像是个倉庫。煤油和蜂蜜，茶、砂糖和瀝青，糖果和“神灯油”互不干擾地同堂共处，那些不講究的顧客也并不挑眼。

姑父經商破產之后，就去經營果園，后来又去种庄稼和瓜果。他每况愈下，但仍坚决地往上爬，一面榨取親人的血汗，一面自己拼命干。

善良而性格軟弱的姑母安娜·格里果力耶夫娜——我父親的姊妹——对丈夫唯命是从，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

那时候他倆都以令人驚异的讀書热情而闻名全村。姑父看各种各样的宗教書籍和“拯救靈魂的讀物”，同时也还訂閱尼瓦和周

游世界雜誌及其全部附錄，農業和通俗科學的小冊子，低級趣味的言情小說，詳夢集，日曆等等。

村里的居民都用懷疑的眼光看着西尼茨基夫婦：誰知道，他們看些什麼東西？

“黑老太婆”就是把我帶到他們家里來扶養的。

姑父母接待得我並不壞；當天就給我在澡堂里洗了個熱水澡，換上乾淨襯衫，還給我穿上了一雙不知是誰的破鞋。但我卻提心吊膽地看着所有的人。周圍都是些陌生人，房子顯得很不親切，村莊也是陌生的。再說，對我那麼大年紀的孩子來說，有什麼東西能代替溫柔的母愛，代替父親的溫暖的手呢？拉着父親的手在父親身邊走，多麼好啊！于是我像只蝸牛似的過着孤僻的生活，我不大相信人家對我的撫愛，要是受到一點委屈就更是說不出的難過。

光陰似箭。我長大了，對新的人，新的生活習慣了，加在我頭上的各種“家務事”也一年比一年重了。我給姑父放豬，喂牛喂馬，看守莊稼和瓜果，干田里活，担水，砍柴，——總之，姑父的手沉甸甸地壓上了我的肩頭。

在這些苦活兒當中，不知為什麼，特別使我苦惱的是，“像娘們似地”担着扁担去挑水。滿滿的兩桶水压得我彎着腰，從河邊穿過村子，而男孩子們還取笑我說：

“看！看！小伙子們，紅頭髮的巴士卡來了，像娘們似地担水！……”

“紅頭髮，紅頭髮，滿臉雀斑，用鐵鍬打死了祖父哪！”

這些孩子真把我氣壞了。恨不得好好地揍他們一頓，可是水桶又碍事，——怎麼能把水桶放在路當中呢？不過，有時候我也能揪住一個過分大胆的“小調皮”的衣領，痛痛快快地在身上發泄一口悶氣。

姑父那匹名叫小灰的小馬駒，給我帶來的煩惱就更多了。天

還沒亮，全村子的人都在香甜地睡大覺，我就得起床，爬到干草垛上去，抱起一捆新鮮干草往馬厩里扔。民間有個傳說：馬厩里住着家鬼，它是一種野獸，身上像狗熊似的長着長毛，有銳利的大腳爪，圓圓的綠眼睛。誠然，孩子們對於家鬼的耳朵的說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說，家鬼的耳朵是像獵犬的耳朵那樣長長的，另外一些人認定說，是短耳朵，像小牴角似的豎在腦瓜頂上。我是主張長耳朵的，可是這並不能減輕我畏懼家鬼的心情。我每天夜里踏着搖搖晃晃的小梯子走上干草垛，像患了熱病似的渾身發着抖，上牙直打着下牙。我好像在每個黑黝黝的角落里，都看見一個長着長毛的活東西，聽見啞啞的嘆氣聲，凶狠狠的嘟囔聲和沙啦沙啦的响聲。我的心卜通卜通直跳，爬上屋頂，急急忙忙地抱起一捆干草，翻筋斗似地滾到馬厩里，把干草扔到小馬駒的腳底下，就像子彈似的飛跑出去……每夜都是這樣！

最苦的是干田里活。八九歲的時候，我就已經像成年人一樣耙地，用繩繩拉着執拗的小灰一連干上幾個小時。到了秋收時節，要把割倒了的麥捆堆成垛，運到打谷場上去，在田里從這頭跑到那頭，把一群群的白嘴老鴉和寒鴉赶走。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一個炎熱的七月天。我們一家人都拿着鐮刀割莊稼。姑父在前面割。我跟在他後面，連腰都不敢直一直，就怕給他落下。腰痠得受不了，手指頭麻木了，眼前浮現出五顏六色的圓圈。汗濕了的襯衫粘在身上。我真恨不得倒在那些割剩下的硬梆梆的麥莖上，香甜地睡上一覺。可是離天黑還遠得很，還是得割呀，割呀，割呀，跟在姑父後面緊着干。我一次接着一次地用左手揪住一撮麥穗，右手用鐮刀刀把它割下來，放到一旁，又重新揪住，又重新割。頭越來越沉重，土地在腳下浮過去。我掄起鐮刀搖晃了一下，哎喲叫了一聲，倒在地上。左手上直冒鮮血。……

是的，我在“人間”的生活並不怎麼快活。

我要報復

我是在教会小学里受的教育。这兒所有的課程都是由教堂执事“神父”來教我們，他又瘦又高，像根竿子似的，鼻子尖尖的，因为飲酒过度，他那鼻子头变成了紫紅色。这暴露了他是嗜酒如命的。他老是穿着一件紅褐色的道袍，时常冲着学生噴出劣等酒的臭气。

教堂执事在書桌間走來走去，用鼻音說：

“喂，犹太們，随着我念：布吉，阿茲——巴……，布吉，阿茲——巴……巴——巴——巴！①”

我們齐声吟讀“巴布”，焦急地盼望着下課鈴响。

教聖經的是个胖得搭拉着大肚皮的神甫，雅柯夫神父。他也爱喝酒，但只是呆在家里偷偷地喝，不讓外人看見，像“半夜里做賊似的”。我还清楚地記得，他时常用那肥碩的手指头拉着我的耳朵，把我从書桌后面拉出來，往下一揪，叫我跪倒下去，揪得我可真痛啊。

“跪着，坏东西，念完一百遍‘主之祈禱’才許喘气。”然后翻起白眼，伤心地嘆口气說：“上帝呀，饒恕了我的罪孽吧！”

我学識字学得相当快，而且酷爱上了書籍。这种过早的爱好，并不是学校給我养成的，而是那个在初次見面时把我嚇了一大跳的“黑老太婆”。她原來是个非常慈善的小老太婆。在空閑的时刻，通常是在傍晚，她給姑父的女兒們和我講述奇异的民間童話，和一些有关机灵的士兵和癩腿魔鬼的很可笑的古代小故事。我最喜欢的是有关神奇勇士伊里亞聖人、波夫王子、郭雷尼奇凶蛇和長生

① 俄國古时候字母的發音：阿茲——А，布吉——В。

不老的卡謝等的童話。又有趣又可怕。

我一开头看的是民間童話和克雷洛夫的寓言，後來抓到什麼書就看什麼。看完了迷人的偵探小說歇洛克·福爾摩斯，又看尤里·維恩①和菲尼莫爾·古柏②的作品；一面看劍俠小說，一面又迷恋於“偉大苦修聖徒的生平”；看看俄羅斯的古典作品，又看看福音和聖經；离奇的詳夢集與普希金和柯爾卓夫③的抒情詩交織在一起。這樣的看書法把我腦子里弄得烏烟瘴氣，事實與幻想混成一團：古柏的作品中的英勇的主人公“追蹤能手”和“翁卡斯”與可憐的虔誠怪人阿列克塞挺合得來，嚴厲的秦卡秋克與聖徒彼得坐在一起，逍遙自在的抽着“和平烟斗”，神奇勇士伊里亞聖人與先知先覺的伊里亞共乘一輛二輪馬車在空中馳騁，而美麗的苦修聖徒瓦爾瓦拉欣賞着仲馬和西萬提斯④的中古劍俠的宵夜曲。

可是我愛看書的嗜好却不合姑父的心意。

“你把这个扔下吧，”他一發現我拿着書本就嘮叨說。“反正也聰明不了，倒讓家務事遭殃。你还是去飲飲牛，多劈些劈柴吧，大懶蛋！”

我心里很难过，把書藏到怀里，跑去劈“劈柴”。

禁止我看書這件事更激起了我看書的熱情。于是我就瞞着姑父偷偷地看，姑母在這方面給我幫了很大的忙，因為她自个兒也愛“借小說解悶”。在我的衣袋里或者怀里隨時都能找到一本讀得稀爛的小書。因為這個緣故，有一次我遭受了姑父非常嚴厲的懲罰，我甚至下定決心一死了事。對，對！死也不能“嚇唬嚇唬人”地死，而要鄭重其事地死，真正地死，也好報復一下我受的委屈……

① 尤里·維恩——(1828—1905)法國著名的科學幻想小說家。

② 菲尼莫爾·古柏——(1789—1851)美國名作家。

③ 柯爾卓夫——(1809—1842)俄國詩人。

④ 西萬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

这件事发生在夏末，庄稼已经熟了，正等着收割。姑父的田地分布在草原上，离开村庄有十俄里远。田当中用四根柱子搭了一个高高的草棚，草棚上面盖着干树枝和稻草。草棚里放着一木桶喝的水，一捆干鱼，一个大而圆的黑面包，十个葱头——这就是我一星期的口粮。从这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我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儿，保护着田地不受白嘴老鸦和寒鸦的侵袭，用自己做的鼠夹子捕捉糟塌粮食的小动物——山鼠和田鼠。四周都是田地和瓜园，再过去，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连一个活人也没有！唉，多么苦闷啊！每到夜里，漆黑的天幕笼罩住世界，繁星像炯炯发光的活人眼珠似的从高处往下看，一个人呆着又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环境里，书是我唯一的朋友和安慰，因为书能把我带到奇妙的幻想世界里去，把精神食粮供给我的头脑和心灵，调剂我孤寂的生活。

但是有一次姑父碰上我正在田里看追踪能手那本书，就大发雷霆说：

“你这是干什么，懒汉？肚脐眼朝下躺着？看小说？那么谁去赶鸟，谁去看守田地呢？”

姑父把我所有的书都抢走了，带回家去，害得我直到下个星期日没有书看。

这种惩罚使我非常痛心，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死了事，永远离开这凶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孩子的生活实在太悲惨了。也好让姑父知道知道，他对待小孩的这种行为该有多么恶劣，但是……等他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

姑父的车子掀起的尘土还没散，我就拿起铁锹，在草棚后面的阴凉里挑选了一块地方，开始给自己掘坟坑。天气很热，万里无云，草原喷吐着热气，一阵阵的苦艾香随风飘来。

起初我心里又恨又难过，干得很起劲。坑越挖越深，心里也越